

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祭扫志愿军烈士陵园

新华社平壤9月29日电(记者 王天儻)在烈士纪念日前夕,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日至28日赴江原道淮阳郡、平康郡,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。

28日,在平康郡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,使馆一行整齐列队,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,鞠躬默哀,追思先烈英勇卓绝、舍生忘死的壮举。

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

员诵读祭文,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。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“黄继光班”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。

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。

困牛山上的纵身一跃

新华社记者 李凡

秋日的困牛山,群山叠翠,碧水潺潺。在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,来此瞻仰缅怀的红色研学团队络绎不绝。山脚下,宽阔的柏油路直通村口,一栋栋新居错落有致。

此处如今远近闻名的红色美丽村庄,在90余年前关联着一段悲壮的过往。1934年10月,作为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,行进至贵州石阡县境内,陷入敌人重兵包围。为掩护军团主力突围,红十八师师长龙云、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率领数百名红军战士断后,将敌军牵制在地势险峻的困牛山。

敌人久攻不下,胁迫当地老百姓做人肉盾牌,将红军逼至悬崖边。在弹尽粮绝之际,红军战士砸毁枪支,走向悬崖,三五成群纵身跃下。

这场惨烈的困牛山战斗,因为史料长期缺失等种种原因,尘封半个多世纪。“在旧材料里,只发现有红军战士们‘集体跳崖,壮烈牺牲’这一线索。”2001年,时任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杨又铸和他同事深感刺痛:“长征胜利这么多年了,为何记载仅寥寥数笔?这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对他们的亏欠。”

带着这份执着,杨又铸和同事查阅资料,扎根山间村落,走访大量失散红军后代、目击者、知情人,历时二十余年,一点点还原了这段悲壮历史。

在走访中,不少高龄见证者回忆了毕生难忘的困牛山战斗:那天,他们听到“黑滩河沟里枪声嚯嚯地响”“首长(团长田海清)被打死,红军战士放声大哭的声音”,看到跳崖的净是些十五六岁的娃娃。

在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壮举展陈中心,保存着当年五十二团司号员陈世荣参加战斗时保留下来的军号,作为困牛山战斗的重要见证,被世人所纪念……

硝烟散尽,丰碑永存。在多方推动下,2022年,“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”专题研讨会在石阡县召开;近年来,困牛山战斗遗址先后入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项目、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。

如今,这片热土在红色历史浸润下,不断焕发新的活力。宽敞的教室、崭新的塑胶跑道、丰富的教学器材……困牛山北边不远处,困牛山红军学校落成于此。该校校长杨勇介绍:“学校围绕开发红色教育课程、培养红色故事‘小红星讲解员’队伍等行动,帮助孩子们了解革命历史,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,代代相传。”

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文君介绍,近年来,困牛山村将红色资源融入村庄规划建设,兴起红色旅游,发展有土蜂蜜、太秋柿、菜籽油等农特产品,同时开办有7家农家乐、4家民宿。“去年,全村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,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,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,日子越过越好。”王文君说。

九十余载春秋已过,每当清风拂过困牛山的山岗,仿佛在低语倾诉那段血与火的悲壮。先烈们的纵身一跃,换来山河无恙、烟火寻常。幸福生活,正在这里续写。

(新华社贵阳9月25日电)

盼英魂归乡

西平两名抗美援朝烈士寻亲人

本报讯(全媒体记者 高琳琳)一寸山河一寸血,一抔热土一抔魂。近日,“宝贝回家”公益寻根平台接连发布两条寻亲信息,为驻马店市西平县两位抗美援朝烈士寻找亲属及同宗亲人,期盼助力漂泊异乡七十余载的英魂早日荣归故土。

烈士郜怀锦,曾用名郜荣归,1928年4月出生,西平县杨庄乡陈庄村人,生前服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基地修械厂,1954年牺牲于抗美援朝安南道江东郡。七十余载岁月流转,烈士长眠异国,至今未寻得后代与同族亲人。

烈士邵海云,亦名邵海荣,1930年6月1日出生,西平县重渠乡王湾村人,生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三三师三九

八团三营战士,1953年3月1日在朝鲜黄海道作战时壮烈牺牲,生前荣立大功一次,将年轻生命永远留在抗美援朝战场。如今,其亲属相关信息仍无从查证。

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战士远赴异国疆场保家卫国,再也没能踏上豫南故土。七十余载光阴荏苒,公益志愿者多方奔走,依托寻亲官网、短视频、社交平台多渠道发布寻亲公告,完整公示烈士籍贯、部队番号、牺牲经过等信息,只为打通寻亲“最后一公里”,让烈士亲属知晓先辈英雄事迹,告慰远在他乡的忠魂。

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协会常年开展烈士寻亲公益项目,所有寻亲服务全程免费。本报《琳琳寻找》栏目面向全社

会公开征集线索:如果您是西平当地乡亲,家中长辈曾提及两位参军后杳无音讯的先辈;或是老兵后代,存有族谱、老户籍资料,掌握老人口述相关回忆,欢迎及时与本报记者联络,提供有效线索。

本报呼吁广大市民:共同助力革命英烈魂归故里,圆满完成这场跨越七十载的归乡之盼。



沿着“北上无音讯”不懈追寻

新华社记者 李兴文 刘佳敏 陈浚武

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的革命烈士纪念园内,镌刻着16356个烈士名字的英名墙静静矗立。

名字的尽头,是一片留白。英名墙碑文如是记载:“犹有数以万计之烈士,姓名无考,故有留白,喻其圣洁。”

这块英名墙,让无数前来寻亲的人停下脚步。有人伸出手,指尖在光滑的石面上轻轻滑过;有人在碑前久久停留,泣不成声。

赣南,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。1934年10月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等8.6万余人从这里出发,踏上英勇而悲壮的远征。漫漫征途上,无数赣南子弟血洒战场,再也没能回到故乡。据统计,赣州全市在册烈士中,超4万名烈士档案上“牺牲时间地点原因”一栏被标注“北上无音讯”。

“始生三月而加名”“男子二十冠而字”。对于中国人而言,名字是一个人生的开始。

无名英烈不能被遗忘在历史角落。为追寻烈士英名,补全英烈事迹,赣州多年来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的专项行动。

今年3月,赣州市启动寻找“北上无音讯”长征英烈公益活动,以大数据比对、实地踏勘、跨域联动的方式,着力破解烈士身份认定难题。

赣州市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主任何定胜介绍说,截至目前,寻访专班累计跋涉1.3万公里,比对各类档案数据1.6万余条,成功核实瑞金、兴国、于都等地30余名英烈的牺

牲史实、征战轨迹与安葬地点,让空白多年的烈士名单,再度添上鲜活的名字。

为英烈溯源、为忠魂寻根,从来不是一件易事。“这项工作难度极大。”石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陈春阳坦言,战时军情紧急、记载简略,加之地域分散、史料残缺、线索碎片化,大量烈士生平无据可查、踪迹无从追溯。很多时候寻访团队翻遍山野、遍查卷宗、走访多地,往往历经数月奔波,才能捕捉到点滴线索。

在锲而不舍的追寻中,一个又一个尘封的名字,被重新擦亮。

李骏,于都人,曾在家书中立下铮铮誓言“革命不成功,我不回家”,不幸在土城战役中英勇牺牲,年仅29岁;

王喜期,兴国人,出生年月不详,1935年在青杠坡战斗中壮烈牺牲;

还有在娄山关战斗中英勇殉国的于都籍班长何星明,强渡乌江后被敌人杀害的赣州籍战士朱山……

一条条英烈信息的完善,让尘封的英雄事迹得以被发现,让长眠异乡的忠魂有归处,更让烈士亲属的漫长守望有了回音。

“爷爷,我们三代人找了你91年,今天终于找到了!”今年5月,兴国籍烈士后代曾凡锦终于寻得爷爷曾宪裕的归宿,这位“北上无音讯”的长征英烈,长眠在千里之外的贵州桐梓县花秋镇。跨越千里山河,曾凡锦捧起一抔黄土,将漂泊的英雄忠魂,郑重接回故乡。

荣光灼灼铭刻门楣,绵绵思念从未断绝。这份跨越岁月、萦绕半生的牵挂,是赣南红军烈属的共同心声。

这是一场没有句号的追寻,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纪念。

在石城县,曾卫华、曾卫彬兄弟也等来了先辈的消息。“当年爷爷曾先吉和他两个哥哥都参加红军离开了家,跟着长征的队伍走了。”曾卫华说,从那以后,家里一直没有他们的音讯。

时隔九十余年,一条珍贵线索浮出水面:曾先吉可能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之一。消息传来,兄弟二人彻夜难眠。今年9月,他们辗转千里奔赴四川,在大渡河畔追寻先烈足迹。

“无论史料能否最终佐证爷爷的征战事迹,在我们后人心中,他挺身而出、以身报国就是英雄。”曾卫华说。

这些年,为烈士寻亲的手段也在不断改进。从翻山越岭的实地走访,到跨省联动的数据比对;从新媒体平台上的寻亲信息,到志愿者一笔一画为烈士画像……一份份档案被重新翻开,一段段口述史料被仔细记录,一个个模糊的名字,在后人的不懈追寻中,重新有了面容、有了温度、有了归处。

追寻从未停止,名单仍会拉长。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津看来,这份不断拉长的红军烈士名单,续写的是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,映照的是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,更是一个民族对英烈绵长而永恒的致敬。

(新华社南昌9月29日电)